



華夏英才基金學術文庫

譚元亨 敖叶湘琮 著

肝胆相照

邓文钊与饶彰风合传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肝胆相照 邓文钊与饶彰风合传

谭元亨 敖叶湘琼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肝胆相照——邓文钊与饶彰风合传 / 谭元亨, 敖叶湘琮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17-1607-1

I. ①肝…

II. ①谭… ②敖…

III. ①邓文钊(1908 ~ 1971) - 传记

②饶彰风(1913.5 ~ 1970) -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6945 号

肝胆相照——邓文钊与饶彰风合传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谭 洁

责任编辑 李小燕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原广东省副省长邓文钊



原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饶彰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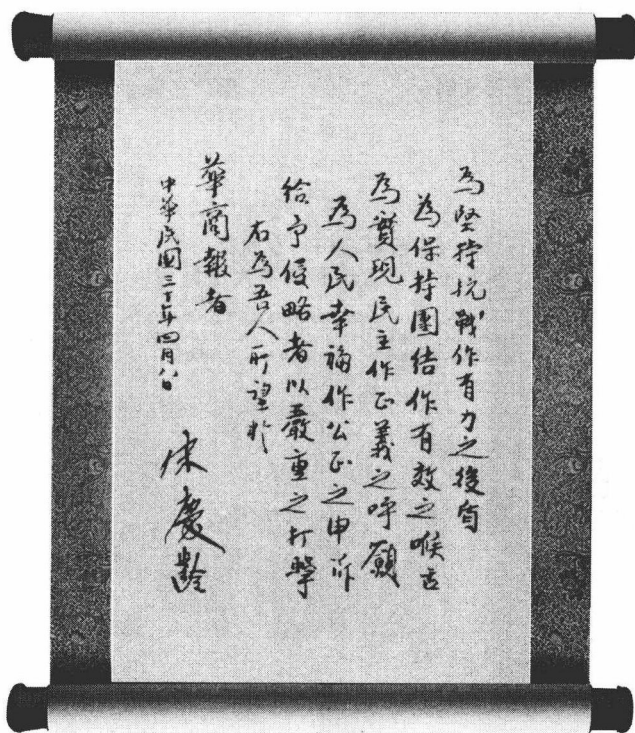
饶、邓共同的好友廖承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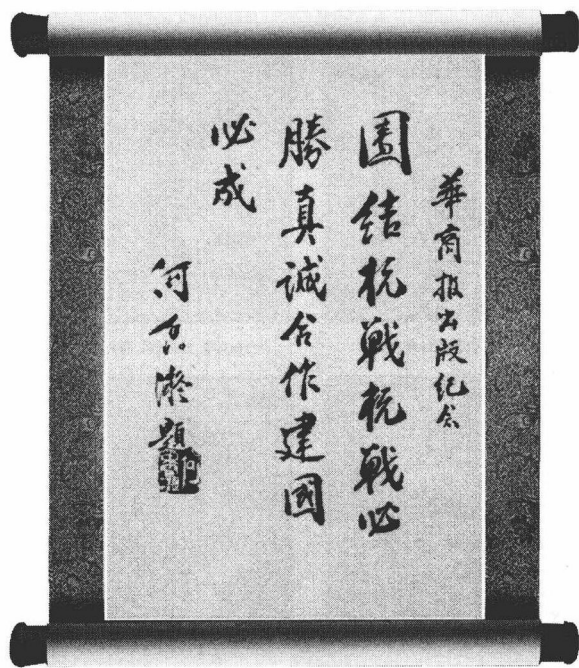
后为邓文钊，廖梦醒（前排左二），
宋庆龄（前排左三），廖承志（前排右一）



邓文钊（后排右一）与宋庆龄、何香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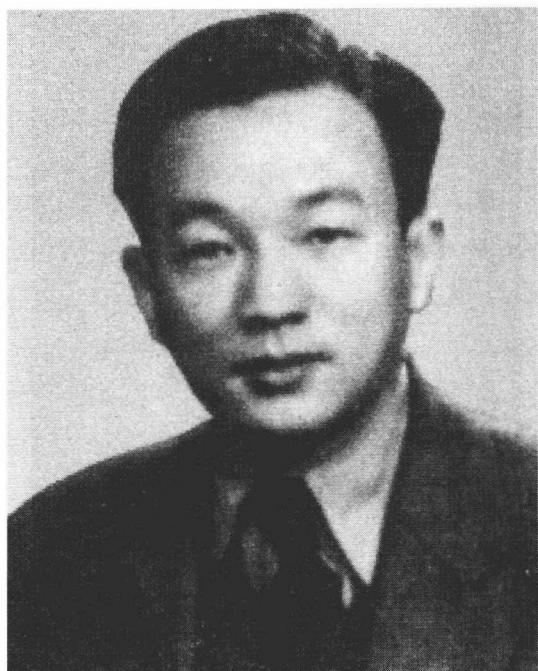
宋庆龄为饶、邓主办的《华商报》题词



何香凝为饶、邓主办的《华商报》题词



李维汉为饶彰风题词



饶彰风



何香凝（前）与饶彰风（右）

前言

“同心相亲，照心照胆寿千春。”

——〔宋〕赵令畸《侯鲭录》

—

我们，与这部作品中的两位主人公未曾谋面。

但是，在最后下决心写这部作品之际，他们早已经出现在我们的不少作品中，且已有近30年了。而曾与他们共同奋斗过的战友，已成了我们的忘年交。在战友们的追述中，两人的音容笑貌宛在。令我们无法忘怀的他们那些战友中，最早的当是老剧作家陈风，他在轮椅上仍不时给我打电话。我们也曾与两位主人公的战友夏衍、杨奇、杜宣、李门、赵元浩、华嘉、杜埃、许实、胡希明、霍英东等人或多或少有过交往，有的甚至有过深谈。他们大都已不在人世，而他们同属一个“历史群落”——于香港沦陷前夕创办、又在抗战胜利后复办的《华商报》所聚集起的一批有识之士，但他们身份却有所不同。如同这两位主人公一样，一个是中共地下党人，后来的执政党的高层干部，另一个是民主人士、工商界翘楚、华侨。

在一个又一个的历史风暴中，这些不同身份的历史人物，无论他们原来的生活经历如何不同，他们的政治主张又如何不一样，甚至信仰亦各异，可他们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每每让我们后人闻之动容，并视为楷模。那是最艰苦的岁月，却有最美丽的故事；那是最悲惨的时刻，却有最动人的记忆；那是最血腥的日子，却有最温馨的情谊；那是最诡异的瞬间，却有最坦诚的心地；

那是最恐怖的惊涛骇浪，却有最肝胆相照的难忘历程……中国，不正是有他们这样一批人，才撑过了血雨腥风的 20 世纪吗？

就这样，邓文钊、饶彰风两人，在笔下呼之欲出！

他们从相识到几乎同时罹难，也就 20 多个年头。但从一相识，两人的命运就被 20 世纪中国这一部历史，紧紧地焊接到了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百折不挠，义无反顾，万死不辞。

当他们猝然辞别这个世界时，历史并不曾还给他们任何公正，种种的污名、罪状，如铁枷一样加在他们的身上。是怎样的覆盆之冤，令他们死去时也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两人，都几乎在死后 10 年，才得到平反，才被人们集会追悼。只是人死了，公正又有何意义？也许，是为了追记他们的一生，颂扬他们之间感人的亲密无间的情谊以昭后人，这比迟到的公正更有意义：让他们得以复活，以归还人们乃至历史应给他们的全部敬意！

我们笔下的两位主人公，在肝胆相照之际，彼此照出的当是百分之百的人，大写的人！

不是吗？一位倾尽整个家产，不惜帮助一个又一个本来素不相识的仁人志士，只因为信得过另一位——地下工作者，把头颅系在裤腰带的理想主义者！

不是吗？在波诡云谲之际，于闭关锁国之中，一位最早创立第一个合资企业，为人民共和国的最终开放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因为已成为执政者的另一位——已是党的高层干部，与他一同栽下万丈深渊！反过来，当后者要被划成右派，前者却仗义执言，历数他为共和国事业所立下的奇勋，使之脱了一难，而到后来自己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典型，被流放到了边远山区。

于是，在中国的一场浩劫中，他们也一同在劫难逃了！就在 1970 年秋冬，两人相继死于非命。一位 60 刚过，一位才 57 岁，上苍安排他们在世界上的时间，也未免太短暂太仓促了。

但是，生命的长度，只能以岁数来计算吗？

更何况彼此心心相印的容颜中，永远都青春不老！

今天，他们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

他们，自会成为当代历史一道永远的风景！

而他们肝胆相照的历史，更成了今天的镜鉴！

邓文钊虽然是资本家，但面对国家的危难，人民的痛苦，他尽了作为华夏儿女应尽的责任，积极配合共产党及其他爱国党派的爱国行动，毫无怨言。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真诚，令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饶彰风动容。饶彰风则是忠诚于信仰的共产党员，长期以来他一直从事统战工作，因此在工作中结识了邓文钊。经过工作的磨合，饶彰风被邓文钊的正直人格和爱国情怀所深深触动，而邓文钊同样被饶彰风的办事魄力和对华侨及其他党外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真诚态度所打动，两人就这样结下了深厚情谊，成为中共与民主人士肝胆相照的典范。纵然日后各自的遭遇是那么悲惨，可他们却至死不悔！

有些人相识一辈子也永远走不在一起，可是有些人只需短短的接触便可彼此吸引。饶彰风和邓文钊就属于后一种。两人虽然出生背景、成长经历截然不同，并且之前也没有多少关系，可是在历史命运的引领下却成为了好友，而这友情也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行而不断延续着。

其实，任何事情的发生及演变进化都有其原因，这便是因果关系，饶彰风与邓文钊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也不是毫无缘由的，然而真要说出个中原委来，也许就要溯源到二人都是客家人的大背景了吧。

二

客家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民系，一个与众不同的汉族民系，一个经历了犹太人似的大迁徙，经历了种种的历史磨难，经历了各个时代的潮起潮落，“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族群，一个始终以“客”的心态在天南海北顽强生存的族群。不管处于什么环境，他们始终没有忘掉自己身上流淌的中原土族的血液，始终延续着千年的悠久华夏文明。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坚守，这份执著，世界各地的客家人都表现出同样的精神特色，地域上的距离也无法阻挡这种精神上的融合。

生于忧患，行于忧患，兴于忧患。一路的悲情，一路的哀恸，却只是一路的奋发，一路的风光……

是的，客家更是一个悲情的民系，且不说在千年迁徙中，背井离乡，翻山越岭，九死一生，多少人倒在漫漫征途上，只要列举出几个客家人的名字，

客家人的悲情即跃然纸上。古代，文天祥、袁崇焕铁骨铮铮，其命运却令人扼腕叹息。近代，陈宝箴、刘光、黄遵宪，还有丘逢甲，无不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下，被赐死，被杀头，被贬被整；而现代，仅举一个坚守四行仓库而殒身的谢晋元便足够了。而与本书相关的众多历史人物，上至叶剑英，下至方方、尹林平、古大存等人，在“地方主义”的罪名下，无不遭到种种厄运，有些人至死也未得昭雪平反——这也许是这个民系的宿命！

饶彰风和邓文钊便同是这个民系中的一员，他们虽然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但是骨子里却都包含着传承下来的客家人的文化品格。由于经历了几次迁徙，千年岁月，万里征程，毒蛇猛兽，丛莽激流，风霜雨雪，溽暑严寒，客家人不仅在艰难的漂泊中锻炼了生存能力，更是形成了坚忍的性格及危机意识，这自然促使他们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国家民族危亡的敏感；由北向南，由中原内陆向东南沿海，海洋文化促使客家人多了一份开放心态，使得他们在困难危机面前多了一份勇敢与闯劲。

客家的文化精神在无形中深深地影响着邓文钊和饶彰风，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明显地意识到，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时代，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他们内在的特质像磁石般将他们吸引在一起。仿佛是冥冥中早已注定，注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客家人的身影与足迹相伴，文天祥、袁崇焕、陈璘、洪秀全、洪仁玕、孙中山、廖仲恺……如果仅仅只有个别存在，这当看做是偶然性，可是从古至今这么多客家爱国名人的存在证明这绝非巧合，这当是客家的一种历史特征，也当是其一个悠久的传统。

当然，客家人的悲情也笼罩在两人交往之中。这种扎根于一个族群中悲天悯人的情怀，当是客家人独有的文化特质。两人的相互扶持，相互“包庇”，无不显现出这一人道的光辉，直到生命的终了。

三

一个当年在国内外求学，是中山大学激进的学生刊物《天王星》的主持人，而另一位则远渡重洋，到了英国剑桥，学的并非文科，而是经济——这里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0 世纪上半叶的风云激荡，无论是革命救国，还是实业救国，其目的与

核心只有一个：救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他们就这么殊途同归了！

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及时地建立了民族民主爱国统一战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抑或社会主义建设——团结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与建设大军，我们历史的辉煌与今天的成就也就无从谈起。为此，毛泽东非常英明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正是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依赖这三大法宝才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让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再度焕发生机，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事实上，统一战线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法宝，更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法宝。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要努力同其他可以参加革命的阶级和社会力量结成联盟”；列宁也曾经提到，“无产阶级要尽最大的努力联合盟军，建立党与非党的联盟”。显而易见，统一战线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是经过历史经验证明可行的、有效的无产阶级革命法宝，正因为它的这种特性、实用价值，才使得其在中国近现代的革命舞台上大放光彩。而中国的经济腾飞、文化复兴，所有的一切都预示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无可限量。

抚今追昔，我们应更为当日统一战线的成功而感奋，也应更坚定地将统一战线继续下去的信念。

因此，写出邓文钊与饶彰风二人的肝胆相照、生死相托，当更有历史的震撼性——中国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是这么走过来的，今后，我们更应当这么走下去！

也许我们的笔力有限，也许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还远远不够，但是，只要我们能向今人、向后人传递上述历史信息，并从中获得必要的教益，我们就很欣慰了。

饶彰风、邓文钊，这不仅仅是两个人名，也远非代表两种社会力量，而是一页至为丰厚的历史。

肝胆相照——邓文钊与饶彰风合传

在彼此的肝胆相照中，所照出的不正是人，伟岸的人，大写的人吗？
他们在生与顽强中完成了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百分之百的人！
叩问历史，方知人生；深知人性，方为历史！

目 录

上篇	1
1. 硬打硬的五华人	4
2. 硬骨头的大埔人	13
3. 苦命的祖母曾灶娇	22
4. 与何家联姻	29
5. 难忘的 1927 年春天	34
6. 邓文钊：剑桥岁月	43
7. 南国《天王星》	48
8. 筹办《华商报》	63
9. 保卫中国同盟的成立	73
10. 粤北岁月	82
11. 大营救	89
中篇	95
1. 邓饶复办《华商报》	96
2. 化解经济危机	102
3. “总管大老爷”	111
4. 穿梭南洋	118
5. 传奇故事与历史遗产	125
6. 第二次“大营救”	136
7. 送行酒	140
下篇	147
1. 统战部长非他莫属	149
2. “华企”惊涛	155
3. 邓饶：风云变幻	161
4. 饶彰风：仗义执言	171

——◎ 肝胆相照——邓文钊与饶彰风合传

5. 香港行	177
6. 亲友们	181
终曲	199
1. 非常岁月	200
2. 人心自有丰碑在	208
后记	215

上 篇

两人的生命轨迹之相交，并不是很早就发生的。

毕竟一位是在广东省大埔县出生的贫苦家庭的子弟，而另一位虽说原籍广东省五华县，与大埔仅咫尺之遥，可却是出生在香港的名门望族；一位是早早投身革命，出生入死的东江纵队的宣传部长，另一位则是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在香港富甲一方的实业家、金融家……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饶彰风就因在中山大学出版《天王星》刊物而被通缉，不得不流亡香港几个月，靠卖文为生，而后到上海去找党组织。邓文钊那时却还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两人不可能有相遇的机会。而到了 1941 年，邓文钊与廖承志合作创办了《华商报》，但仅八个月后香港沦于日寇之手。邓文钊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与茅盾、邹韬奋等人一道脱离了虎穴，乘船经过香港荃湾，绕过香港大雾山，进入了深圳宝安，到达了东纵的游击区白石龙——这便是震惊天下的文化人“大营救”，是东纵名垂青史的著名一页！

正是在东纵，邓文钊结识了威震南天的司令员曾生，还有政委尹林平。东纵虽然队伍不大，但因为这次大营救，尤其是救出了众多的国际人士，包括美国飞行员，而在世界上颇负盛名。虽然最强盛时才几万人，可在中共的编制上，它是独立于八路军、新四军之外的第三支抗日劲旅。而它的成员更是华侨子弟尤其是客家子弟为主。邓文钊被营救出来后，他的兄长及其他家人，也及时被营救出来。来到东纵的游击区时，他们听到久违了的乡音——客家话，这让他们更是感到亲切，又有了家的感觉，逃亡的仓皇、恐惧随之消失。

曾生本就是宝安坪山的客家人，是留学澳洲的归侨，在华南抗日斗争中名扬四方。尹林平呢，是赣南人，那里本就是客家摇篮，一口客家古音与五华音几乎没什么差别。当然，主持这次大营救的廖承志，同样是广东惠阳县的客家人，他与邓家本就是世交。由于这次大营救，连美国的《美亚杂志》后来都发表了题为“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的文章，高度评价了东江纵队在太平洋的战略地位与意义以及创建的辉煌成绩。可以说，邓文钊就因为与东江纵队，与廖承志、曾生、尹林平这些客家乡亲的关系，从此深深地卷进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

后来，邓文钊的儿子邓广殷在回忆录中讲道：“邓文钊是从香港铜锣湾下船，转到深圳宝安，到达东江纵队游击区白石龙，再几经风险到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然后又想办法往复辗转，才上了广东韶关。”

也就是这个时候，饶彰风正好也到了韶关。

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尹林平、饶彰风到东江地区，首先在河源领导“抗先队”东江办事处的工作，不久，在紫金县古竹镇召开了代表大会，选举尹林平为中共东江特委书记、饶彰风为宣传部长、余慧为妇女部长、饶璜湘为青年部长。1940年秋，广东省委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分为粤北省委与粤南省委。1941年春，饶彰风调任粤北省委统战部任部长。粤北省委设在韶关近侧的曲江市郊，饶彰风办起了一个樟油工业合作社，解决了省委财政困难。

1942年春，东纵营救文化人进行得十分紧张，大批文化人先期转到老隆后，再分别到韶关，或辗转到江西、福建等地；当然，走韶关的人不少，如前所述，廖承志、何香凝、邓文钊等人便是走韶关一线，而后撤到桂林等地的。其时，饶彰风正在粤北省委负责统战部的工作，营救文化人当然是他分内的事。

不过，邓文钊一行到达韶关也已近5月份了。不到一个月，便发生广东党史上的“粤北事件”。由于江西省委内部出了叛徒，与南方工委联络的电台被国民党所控制，中央察觉后及时警告了南方工委。由于南方工委秘书长郭潜叛变，广东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被捕，5月26日，廖承志也在乐昌被秘密逮捕，10天后，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在大埔被捕。

广东党组织因此遭到了严重破坏，饶彰风、严重等人立即电告中央，并